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456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寻迹胥浦河

□仪征李明富

河流总是先于人的脚步,自山涧、溪谷远涉而来,起初是无名氏,直到有人逐水而居,才被赋予名字。胥浦河也是如此,古谓铜山源,明代其下游叫钥匙河,通往沙漫洲入江口,清代中游龙门桥以上河段称为西溪,至民国时始称现名。

我一直以为胥浦河是一条人工河,因为小时候看过一张大哥参加挑挖胥浦河得到的奖状。事实上,史书记载,胥浦河大抵在春秋时就已自然形成,河道弯曲狭窄,历来冬涸夏溢,两岸农民得其灌溉润泽之利,又受其滂沱淹没之苦,对其爱恨交织。新中国成立后,仪征以大禹治水的智慧和愚公移山的意志,浚旧凿新,胥浦河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慢慢被驯服。

原先胥浦河的水,自江淮分水岭南侧的北高庄出发,一路收编丘陵地带冈、塝、冲的天落水,在长江的召唤下,携带赵桥冲、小张营冲、程营冲、光华冲、枣林冲等散兵游勇,奔流向前,渐渐浩荡起来,终于汤汤河水与泱泱江水激动地拥抱在一起,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。

自从林荒径到田园阡陌,从磅礴大闸到宽阔长桥,从飞鸟翔集到乡民耕作,胥浦河两岸的每一寸土地都蕴藏着人文佳话。

清代,钥匙河主要指胥浦桥以南河道,坊间俗称西溪,为文人墨客雅集消遣的绝佳去处。清吴锡麟《游西溪记》云:“其地有西溪者,源出铜岗,名均河渚,九曲相引。”朝霞中,水波潋滟,浮光跃金;夜色下,静影沉璧,鱼儿唼喋。水的灵动与静谧都是文人的心头所好。忆明珠先生在《胥浦农歌》一文中说:“这一带水木清华,令人想起柳永词中‘杨柳岸,晓风残月’的意境。”晚清仪征画家诸乃方在《念奴娇·胥浦农歌》中介绍:“今昔境殊悬,浦尽屯田,农歌远近插秧天。”斗转星移,胥浦河也有沧海桑田的变化,宽阔水面逐步收缩退让,慢慢形成与上下游宽窄大体一致的河道。日复一日,诗情画意在时光深处静静游走。

胥浦河南濒长江,北接丘陵,水位受长江潮位和山洪流量双重影响。仪征水利人赓续优良传统,多次拓宽浚深,裁弯取直,开挖龙门桥通江新河,封堵沙漫洲入江老河,先在入江口兴建红旗漫水闸,

后于原址兴建胥浦河节制闸,因地制宜地浚深、筑坝、设闸,见缝插针地植树、栽花、种草,让胥浦河不断地蜕变与重生,实现了河安湖宴的目标,成为江苏省示范幸福河湖。宽阔的子胥大道上,自长江风光带往北五六公里,以高杆红梅、樱花与紫薇为行道树,枝条夹道相拥,脉脉含情,花期之时,姹紫嫣红,新晋为网红打卡地。行走其中,但见天光云影,水皆缦缦,远处山影恍惚,树木蓊郁,屋舍俨然,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。

上世纪90年代始,仪征将主城西北丘陵为主的胥浦河流域划为绿色生态板块,实行水土涵养、环境保护和生态留白。静水流深,从涓涓细流到泱泱洪水,再到滔滔江水,胥浦河吞吐日月,以宽厚的襟怀滋润小城,孕育了仪征化纤。而今,依托便利的资源条件,成功地培育了以户外露营为主的红山体育度假乐园,以养殖中华鲟等珍稀鱼类为主的水世界养殖基地,以开展皮划艇、桨板培训为内容的白鹭湖户外运动公园,以山地户外、水上运动为核心的中体·冠军部落国际营地,一处佳境就是一朵音符,胥浦河昂扬着奋进的旋律,不断地成长与嬗变。

到枣林清风家园、到友人建在长山的草庐、到世博园,我一次次经过胥浦河,目睹河道向新向美的蝶变,惊讶于这条贯穿仪征西部的翡翠项链的秀色。行走在胥浦河畔,我探索着这片土地的多元之美。自南而北,河道贯穿低丘、森林、湿地、平原多种地貌,两岸护佑河水的堤坝之上,有浑圆的小丘、平展的林地和倾斜的草坡。泥土为河床,水吻岸堤的地方,是装在笼子里的一朵朵音符,给水土以呼吸的空间,这让我想起李冰父子运用竹笼装石头防护都江堰的妙法。护坡上播撒狗牙根、高羊茅等草籽,河边植以芦苇、菖蒲、再力花等草木,河岸栽种红花檵木、小叶梾子、迎春、腊梅、紫薇等灌木,水与土、水与草、水与石之间的关系有了形象的表达。鱼、鸟、水草和浮游生物各得其所,多样化的生物,涵养了水源,维护了生态平衡。徜徉其间,河畔林木森森、草地青青,繁花点点、蜂蝶翩翩,不知不觉就沉醉在大地点缀在河流之上的绝妙修辞中。

岁月的计时器。

退休证上清晰的日期,标志着父亲职业生涯的圆满句点,然而,这恰恰是他文字征程崭新的开篇。当儿女们相继成家立业,生计的绳索逐渐松开,父亲重新执笔的姿态,宛如一棵历经沧桑的老树,在暮年之际绽放出鲜嫩的新芽。那素雅幽静的书房里,永远萦绕着墨香与药香——在与癌症顽强抗争的二十余载岁月里,他竟把化疗的间隙,当作了自己创作的丰水期,争分夺秒地耕耘在文字的土地上。

在整理父亲书稿的过程中,我惊讶地发觉,他总喜欢在文末精心勾勒一剪墨梅。那些凌寒独自绽放的花影,从盐城广播电台高频耳畔回荡的“王洪武报道”,从《盐阜大众报》的边角处,一路蔓延至全国顶级的大报大刊之上,最终稳稳地定格在大学的讲义之中和世俗人情的记忆中。如今,这枝历经岁月洗礼的墨梅绽放在文集的扉页,那一片片花瓣里,仿佛藏着四代人的隐秘话语:祖父揉面团时磨出的厚茧,父亲握钢笔时生出的硬茧,以及我敲击键盘时指尖磨出的薄茧,女儿秋秋讲台电脑投屏的淡定如水。

在深夜校稿的静谧时刻,我仿佛产生了幻觉,看见父亲正伏案奋笔疾书。台灯昏黄的光线将他的侧影清晰地投射在粉墙上,那身影竟恍如巨人一般伟岸。就在这一瞬间,我恍然彻悟:哪怕是如微尘般渺小的个体,之所以能够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朽,正是因为其灵魂的重量足以在时光的长河里激起层层涟漪。这册凝聚着父亲心血的文集,绝非他人生的终章,而仅仅是王洪武先生用八十四载悠悠光阴精心书写的一个逗号,在时代那宏大壮阔的叙事篇章里,永远为真诚的独白预留着一方珍贵的席位。

油田归来

□南京徐影

六十年前,东营不过是广饶县信店公社的一个小村庄,名不见经传,地图上难觅其踪。那是一片荒芜之地,白茫茫的盐碱地一眼望不到尽头,渤海湾畔的野草与芦苇在寒风中摇曳呼啸。直到石油专家勘探发现,这片沉寂的土地才被唤醒,“胜利油田”应运而生,一个年轻的城市在荒凉的黄河三角洲拔地而起。如果油田没有我的家族亲人,或许我至今不会踏足此地。

不曾来过,怎能亲眼目睹胜利油田一排排、一台台昼夜不息的抽油机如何工作? 怎能想象,历经一代代油田人的艰苦创业,这片土地早已焕然一新。当我漫步于绿树成荫、宽广宁静的道路上,驻足凝望,秩序井然的城市映入眼帘。从青丝到白发,将毕生奉献给油田的老一代,安详地享受着他们的奋斗成果。他们与这片土地、与油田,早已成为命运共同体。

在快节奏的时代,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常被繁忙的生活冲淡,唯有亲情恒久不变。正是这份牵挂,家庭“夕阳红”团队又自驾出发,一路向北。再次踏上油田这片有温情的土地。

数次到来,也让我们有机会在黄河入海口的游轮上,身临其境感受了黄河万里奔腾与大海激烈碰撞的震撼,亲眼见到浑浊的黄河水与蔚蓝的海水相遇时黄蓝分明、相互缠绕的奇妙景象,看似平静的黄河之水,实则暗藏汹涌波涛。那一刻,我们激动地涌上甲板,张开双臂,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,仿佛随着黄河之水被推向渤海湾汇入大海……

踏入叔叔家门,好似久违的父母家。见面的那一刻,我看到年近九十的叔叔,开心的泪水打湿了眼眶,说话的声音哽咽而发颤,慈母般的婶婶用她亲手种植的棉花套好棉被送给我们。黄河大鲤鱼的鲜美,东营特有的驴肉香,让我回到家依然回味无穷。茶余饭后,我们围坐在叔叔身边,听他唠家常、谈往事,他说自己上世纪60年代初在山东文艺刊物上发表过文章,并获得了不菲的稿费,年轻时的叔叔原来也是文学青年。说到这,叔叔抬头看着客厅中央悬挂的祖父照片,自豪地说:“别忘了你们的爷爷当年可是我们县里颇有知名度的私塾先生啊!”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跨越时空,就这样将我们紧紧相连。

开心的叔叔聊发少年狂,欣然吟诗作赋。一向大男子主义的他,从不善于夸赞妻子,却在那天将婶婶比作“天仙下凡”,答谢婶婶一生勤劳持家,以及对他无微不至的精心照顾。有趣的是这赞誉来得有点突然,让婶婶受宠若惊,愣是半天才回过神,乐呵了很久,笑得合不拢嘴。“虽然一辈子从没听过你的表扬,但今天有你这一句话,我心满意足了。如今,我们就是一对同命相连的人,慢慢共度余生,享受生活吧。”婶婶认真而深情地说。

“油田仙翁当中坐,众星捧月笑呵呵,当年文采忆犹在,春夏秋冬故事多。”临别之际,我送给叔叔一首小诗,让欢乐的亲情永存胜利油田这个温暖的城市。

“啪嗒”,磨得发亮的小瓦片准确地落在方格内,我单脚蹦跳着,像只灵巧的小鹿穿梭在粉笔画出的格子之间。斑驳的水泥地上,歪歪扭扭的方格是童年最绚丽的画布,承载着数不清的欢声笑语与纯真梦想。

大人们见状,总笑着摇头:“这孩子,天天在地上蹦跳,像只小兔子。”可他们不懂,巷口那片被岁月打磨得光滑的空地,那些用粉笔画出的不规则格子,藏着多少只属于我们孩子的快乐密码? 我想,有多少个跳房子的格子,童年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欢乐吧。

记得儿时,一放学,我们便迫不及待地蹲在空地上,用彩色粉笔勾勒心中的宫殿。有人画成螺旋状的迷宫,有人拼成花朵模样,而我总爱搭一座长长的彩虹桥。格子里填满了春天的幻想,最中间的大方格是“宝藏库”,藏着我们捡来的漂亮石子,带斜线的格子是“魔法通道”,据说跳过去就能长出翅膀。

盛夏午后,蝉鸣声中,跳房子成了避暑的游戏。小伙伴们轮流投掷瓦片,谁要是把瓦片精准投进“月亮格”,就能赢得其他人崇拜的目光。汗水顺着脸颊滑落,打湿了衣领,可谁也不愿停下。有时玩得太过入迷,直到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,母亲站在巷口唤吃饭的声音长长短短传来,我才依依不舍地踩碎地上的格子,约定明日再战。

童年没有精致的电子玩具,没有绚丽的游乐场,可我们总能在跳房子里找到无限乐趣。为了赢取“跳房子冠军”的称号,大家绞尽脑汁练习投掷技巧。谁要是新发明了“三格连跳”的高难度动作,立刻会成为众人模仿的对象。下雨天不能出门时,我们就在堂屋的地板上用胶布贴出格子,继续“隔空对决”。

记得有一回,隔壁村的孩子来“踢馆”,扬言要挑战我们的跳房子高手。那是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,眼神里满是不服气。我们精心布置了最复杂的格子阵,还特意找来光滑的鹅卵石当“武器”。比赛时,双方都屏气凝神,围观的孩子们紧张得不敢出声。当我们队的娟子以完美的动作完成最后一跳,欢呼声瞬间响彻整条巷子,胜利的喜悦比吃到最甜的冰棍还要畅快。

当然,跳房子也给我们带来过不少小麻烦。摔破膝盖是常有的事,有时瓦片不小心砸到别人,免不了了一场小争吵。但这些小插曲很快就会被新游戏冲淡,第二天大家又聚在一起,重新画格子,开始新的冒险。

后来搬离老巷,我再也没见过那样充满童趣的跳房子游戏。但每当路过平整的地面,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那些彩色的格子,耳畔仿佛又响起小伙伴们的欢笑声。那些在跳房子里度过的时光,早已化作心底最温暖的记忆,无论岁月如何流转,都永远闪烁着纯真的光芒。

为父亲新书作序

□盐城王迎春